

也许应该像戒烟一样戒掉一些不良嗜好,比如长时间地盯在网上浏览这种事。这样做,从写作的角度看,非但没有

有什么良性的帮助,还有很大的坏处。要守住个人对语言和词汇的敏感,就需要清

寂的阅读。网络恰恰是破坏这种阅读环境的。现在年轻一代的写作水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。过去高中生初中生就可以解决的语文问题,现在许多的研究生都没有解决,谁如果不信,就让他们

作一篇短短的应用文来看看。我们总是说今天的教育如何发达,学校里有了多少大楼,招了多少学生,实际上却面临着历史上罕见的教育危机。实在一点说,我们今天已经毁掉了人们对知识和大学的敬畏。

当代人浮躁,急于做事却不愿思考,所以就把事情做坏了。文化事业是积累和演化的过程,极为需要耐心和方向感,更需要敬畏。总想让文化在一天早晨就改变过来,而且还要向着自己的利益转变,最后结果只能适得其反。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如此,这个运动不仅没有让文化焕然一新,反倒把传统文化中最好的部分践踏在地,搞得一片狼藉,整个文化趋于崩溃,造成的恶果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吃完。

教育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情,学校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。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搞大跃进,后果自然不堪设想。一个时期民族群体向往什么,比如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和大规模蔓延,也一定会从小小的角落里看得清清楚楚。

还要讲清楚网络的事情,电视的事情,网络和电视充斥的很大一部分内容,现在已经普遍低于大众的平均文明水准。这是商业主义时代才有的怪胎。我们知道,如果一个载体上每天流动的东西低于社会平均文明水准,那就一定会极大地伤害民众了。人不得不经受日常的耳濡目染,境界怎么会高?趣味怎么会雅?任何一个群体,只要以庸俗为能事,就一定会以嘲弄文明为能事。

不要说初踏生活的年轻人了,即便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,如果长期被一些粗俗的视听包围,也必定会变得庸俗不堪。而阅读和写作,其中一个主要的功用,就是和庸俗作斗争。

广东的艇仔粥闻名遐迩。我游广州数日,陪同游玩的亲戚托托指着幕墙向我讲解道,旧时广州西郊,河涌两旁遍植荔枝树,此地故名“荔枝湾”,渔民为了劳作填饥,在河面漂浮的小船上煮粥求生。读屈大

单单说语言表达技能的层面,一旦满脑子装了套路情节套路语言,一些高频率出现的词汇,一种社会性表达习惯,那注定会成为很糟糕的事情。

写作最强调个性化,强调不被重复的独自一己的表达。这方面,只要被惯常的东西影响一点,文章的品格就会下降一点;影响日久,也就全无品格了。有人试过,只要在较长的时间里坚持观看电视剧之类的文化制品,基本上就会在艺术赏识上流于平庸。一直接触那样的格调,倾向那样的语言,收看那样的画面,接近一些相对没有水准的人描着红脸咋咋呼呼,这样日久天长怎么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一定要有健康的阅读习惯,不然就不可能掌握文字,更不要说具备深入思想的能力了。

先掌握文字再谈其他。因为这是最基本的——现在恰恰是这种能力在一些人那里完全丧失了。所以,如果是一个比较聪明的、想在思想与文字方面有所造就的人,就一定会在现代信息接受方面采取断然措施。

假设搞个对比组,让十个孩子分成两组:第一组五个孩子不看电视不上网,而主要是阅读传统的中外经典;另外五个孩子每天到网上或经常收看电视——三年下来,这两组人放到一起做

个对比就一清二楚了。他们不仅语言表述能力大相径庭,而且脸上的神采和举止都会大为不同,整个气质差异很大。更有礼貌气质更好、谈吐文雅、文字很好,这会是哪一组?可能不答自明。

从这样的对比组的差异方面,我们也就明白了整个社会教育的方向在哪里,同时也明白了我们的社会走到了一个多么危险的地带。很多人已经沉溺其中;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克制,有耐性有恒心,也有毅力去约束自己——他们是未来的希望。

这里不是对网络和电视之类的一概排斥,不能武断和莽撞到这样的地步,而只是在讲现代人的理性选择,讲我们面临的精神和文化的危机。

也许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随波逐流:生活方式阅读方式的随波逐流,个人见解和思想的随波逐流——正流向一个未知的危险的明天。

蜃、花生仁、油条等加为原料,用滚粥冲烫的手法,当即制作成爽脆软滑、鲜甜香美的一锅粥,当即食用。本来,这是一种草根食品。但后来到荔湾乘舟游览的文人雅士多了,船民也会给他们尝尝这种在“艇仔”(广东话里,“仔”是小的意思)上制成的粥品。在艇仔上煮,在艇仔上吃,于是在文人笔下就产生了“艇仔粥”这个新名词。

外,很难进行更为合理的比较。因此,作者只能从项目执行者的业界地位和出版成就,以及出版社的品牌上做选择。事实上,我还真没想到竞争会如此激烈。因此,我当时的心态是平和的,我相信做任何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同时,从出版社的角度,我预设的底线是,在规范的运作和合理的价格的基础上,再同郎平做深入的沟通。意想不到的,除了上述的前提之外,最终郎平选择同我合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,是我一年前写给她的

的那份约稿信。她多次表示,我是提议她写书的第一人,而且是以朋友身份提出建议,让她印象深刻,因此,她没有理由不同我合作。她的想法得到了何慧娴的支持。随后,何慧娴向郎平和我建议,由郎平口述,请女作家陆星儿执笔,完成《郎平自传》的撰稿。我当时曾有点犹

一 正月在山区,天下雪又赶上打雷。没见过下雪打雷,我闻而振作。还有更令人振作的事情发生——雷声刚响过,村里响了一个爆竹。一听就是大爆竹,锐响,显然冲着雷声而来。正月尾巴,没人放爆竹了。我越想这事越可乐,这就叫不服。我们家叫“不忿”。一般说,人之不服不忿都对着人,比如皇家马德里对 AC 米兰,张小二对刘小三,挺对厮杀,一逞高下。今天看到一个对打雷不服的人,

下面露出肚皮,说晒书。如,里根总统向秦兵鞠躬。爆竹响过之后,天没敢打雷。放爆竹的人一定觉得雷吓跑了,他手里还拎着大挂的爆竹,比雷的雷多,回炕头喝粥去了,这是我的想象。

二 有人仰面点眼药水,必须张开嘴。不住嘴里点,张嘴干吗?这是不知何时养成的习惯。有人掏耳朵眼儿,一定闭严耳朵那侧的眼睛,嘴角也往耳朵方向拉。不知道以为闹牙痛。还有人(这样的人多),笑大劲儿了出眼泪,泪出外眼眦。你看



我们以为,有很多地方,永远只是无数次长长短短的旅行中,高速道口一闪而过的路牌。可是,在某一个心血来潮的拐弯之后,它们和所有的家乡一样,会使我们的双眼闪闪发光。比如仪征,绿竹林、红山岗、碧波荡漾的湖、云彩一样的紫云英,一一生长在这片我从未谋面的土地上,起初是明媚,继而野逸,然后是深情和无比的熟稔。

我不想走了。枣林湖上,一轮明月不染纤尘,像一团琼花,又像一曲剔透的宋词。一些声音沉寂下去,另一些声音被召唤了出来,它们来自极细小的与大地相同的洞穴,因此

豫,倒不是星儿的水平问题,而是从我的感觉上,我一直认为中国女排在国人心目中是英雄形象,因此,此书更多的笔墨应回顾那个英雄年代的激情岁月,应该选一个比较刚性的男作家担纲。但何慧娴认为陆星儿和郎平气质上相似,而郎平也喜欢星儿的散文集《母子——留给未来的回忆》。她们的坚持也说服了我。后来我明白,这是女人之间内心的相互认同感,和女人对生活

和情感的体验方式,使她们之间产生了默契。郎平对此书的写作趋向也是想更加个人化、更加情感化。最终由何慧娴、郎平、陆星儿代表作者方、我和另一编辑两人代表出版方,组建了项目前期的执行团队,我和何慧娴成为团队的负责人。伴随着书稿撰写过程,我和郎平有了更多的交流,我们就选择有趣的事件,有意识地组织各项主题报道,并让

### 字条集

鲍尔吉·原野

下面露出肚皮,说晒书。如,里根总统向秦兵鞠躬。爆竹响过之后,天没敢打雷。放爆竹的人一定觉得雷吓跑了,他手里还拎着大挂的爆竹,比雷的雷多,回炕头喝粥去了,这是我的想象。

二 有人仰面点眼药水,必须张开嘴。不住嘴里点,张嘴干吗?这是不知何时养成的习惯。有人掏耳朵眼儿,一定闭严耳朵那侧的眼睛,嘴角也往耳朵方向拉。不知道以为闹牙痛。还有人(这样的人多),笑大劲儿了出眼泪,泪出外眼眦。你看

我生性嘴刁,吃东西西食量不大但挑剔,并且重复易厌。举例如至今,每天的早餐总是自理,吃了几天拌面,就要换花头,面包夹火腿连续三天就要另想别样。我住所周边卖点心的摊点只有粿饭、大饼、油条、生煎,却又恐怕不干净,偶尔可以,常吃就有点怕了。由此不免令我回想起来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淮海路陕西路的周边有多少点心店?淮海坊弄堂口,小笼是出了名的,浇头面也不差。在它的斜对面有一家招牌叫“江夏”的湖北馆子,卖豆皮、乌龟汤,这是很有特色的。再就是在 24 路车站的“野味香”馄饨、面是这片店的支柱产品,夏天只做冷面。进贤路的西口本有片面馆,生意很红火,因此处盖楼,被扒掉也没啦!现今有吃处,但都入地上楼了,并且要过上午十点。

你想吃,请到襄阳公园兜上几十圈再来吧!

走街穿巷 忆旧事

### 第一朵芍药

王春鸣

回声悠长,我不仅听到蛙鸣,也听到露水从柳枝上跌落,各种花草窃窃私语,世界在此地如同童话。谷雨刚过,芍药还没有全盛,却仍是短短两天的旅行中最惊心动魄的去处。《红楼梦》里宝玉生日,众姐妹给他画在红香圃中过生日,这红香圃中遍植牡丹、芍药,红飞翠舞,玉动珠摇之际,只见“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,业经香梦沈酣。

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,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。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下,被半落落花埋了,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。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众人看了,又是爱,又是笑,忙上来推挽搀扶。”想来能入《红楼梦》的花草,必有其过园中的无双亭登高一望,春天竟可以如此磅礴。漫漫花田在长空之下,红焰压境

一些强势媒体选载部分图书内容,以构成图书背后话题的连续性和长久性。为了更能强化老女排的印记,我们请袁伟民专门题写了书名。出书后,我们设计与《郎平自传》核心价值相匹配的营销活动方式和路线。比如,我们组织了老女排与现女排运动员以精神接力为主题的座谈会;向天安门国旗班仪仗队、北京军区电话班的女兵们举行赠书和主题讨论活动;与广东家庭杂志举行生活意义座谈等。让我非常感动的是,郎平的粉丝和当年中国女排精神的追随者们,他们的热情和疯狂,显示了女排精神穿越历史的力量和独特价值。当然,怀念《郎平自传》出版过程中我们在一起的 300 多天的理解、友谊和真诚,何尝不是我和郎平缘分的一种延续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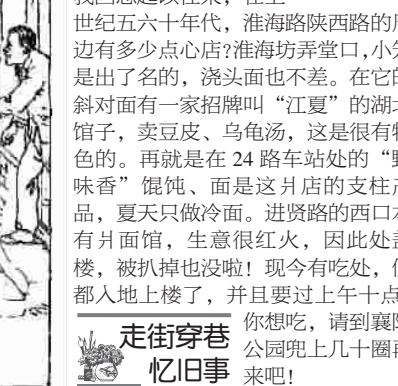
她被誉为中国的波姬小丝,请看明日女性风采

他擦泪都擦外眼角。真正的哭泣,比如悲伤与愤怒,泪从内眼眦流出来,流得正大。擦泪擦到鼻梁上。这说明一个问题,欢笑与悲伤处于大脑不同的情感区域,泪也有不同的泪,从不同的线路流出来。如果化验一下两种泪的化学成分,我认为有所不同。

迎风流泪的医学解释是老年性的泪腺堵塞。堵塞了怎么还会有泪?这些事没人跟你解释,自己琢磨去吧。

三 我打喷嚏的时候,猫吓得钻进床底下。它认为我发脾气了。发脾气跟打喷嚏会一样吗?这是猫的幼稚。又想,一个人如果在发怒中间加上一个喷嚏,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他发怒的一部分。

淮海路陕西路周边的点心店 贺友直图/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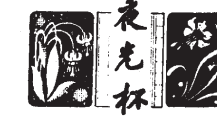


你想吃,请到襄阳公园兜上几十圈再来吧!

的盛况已经可以想见,一万朵的张扬和重复,与古典的矫情不可同日而语。一些心思简单的单瓣花朵先开了。纯真的生命总是先得到春天的眷顾,这三朵两朵的光芒,与即将到来的一万朵相比,也许毫不逊色。在烈日下,它们浓荫锦绣,将无心到来的我,我们,带进某种深处,不是春天,也不是内心,有点像回忆,有点像生长,有点像某种话语的源头。陌上花开,缓缓归矣,看芍药竟看出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感受,觉得最美的死,当在春天,当在花下。

走在行道深深的阡陌上,对一朵花举起镜头,取景框里却是童年的老屋,戴眼镜纳鞋底的外婆,湿滑的井台边,一丛绛紫一丛粉白,在无边的美景中,一切就这样盛放着悠然老去了,一切又似乎长久地沉浸在春天之中。

同游的人说,这里有每年一度的芍药节,赏花也就罢了,最有趣的是开幕式时间的确定,——那个不寻常的日子取决于园内技术人员找到的第一朵盛开的芍药,因此他需要在每天早晨出发,穿过无数沉睡的蓓蕾去寻找最早开放的那一朵。听的人忍不住齐齐一声长叹,怎么会有这么好运气的人,可以从事这么好的工作?与引领春天的第一朵花相遇,这本身就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仪式。



1997 年秋,我曾经通过我的同学范承玲转交给郎平一封信。信的大意是:中国女排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心中激情燃烧的理由,时间虽然过去近 10 年,女排人也已换了茬,但中国老女排的精神以及光荣背后的故事,应该不被遗忘。因此,我希望与她合作做本书。信发出后不久,朋友带信给我,郎平目前没有出书的愿望,此事就暂此按下。尽管当时未有合作,但我这封朋友般的约稿信却被郎平一直珍藏。

与郎平一封信的缘分 王国伟

外,很难进行更为合理的比较。因此,作者只能从项目执行者的业界地位和出版成就,以及出版社的品牌上做选择。事实上,我还真没想到竞争会如此激烈。因此,我当时的心态是平和的,我相信做任何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同时,从出版社的角度,我预设的底线是,在规范的运作和合理的价格的基础上,再同郎平做深入的沟通。意想不到的,除了上述的前提之外,最终郎平选择同我合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,是我一年前写给她的

的那份约稿信。她多次表示,我是提议她写书的第一人,而且是以朋友身份提出建议,让她印象深刻,因此,她没有理由不同我合作。她的想法得到了何慧娴的支持。随后,何慧娴向郎平和我建议,由郎平口述,请女作家陆星儿执笔,完成《郎平自传》的撰稿。我当时曾有点犹